

【明慧网】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三日，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来自二十九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次法会。

自一九九八年欧洲法会第一次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以来，九年过去了，每年欧洲的法轮功学员都会至少召开一次法会。这次法会上共有十六位同修与大家一起分享了修炼体会。Jaya 是一家公司的主管经理，现居伦敦。在修炼法轮功之前，他对人生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一次，他看到父亲在修炼法轮功后，不仅脾气变好了，还戒掉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对烟酒的嗜好。因此他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在读了《转法轮》后，所有的问题、困惑都一下子消失了。他感到：“这是我一生都在寻找的真理。”他的朋友、同事也都感到他变的随和了，也不再自私了。



德永信一律师（左）和原告等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言

青島中医大夫邵承洛 在山东省监狱惨遭的迫害

【明慧网】青島大法弟子邵承洛家住青島市城陽區流亭，職業是中医大夫，為人友善，醫術高明，深受當地村民和病人尊重。因堅持修煉法輪功，2001年6月8日被非法勞教三年，在青島市勞教所受盡了酷刑迫害，到期後又被加期迫害。2006年5月再次被綁架，遭受城陽公安酷刑折磨，被非法判刑七年，綁架到位於濟南工業南路上的山東省監獄遭酷刑迫害、多處致殘。



大法弟子邵承洛

◆ 抗議殘酷迫害絕食，慘遭野蠻灌食

在山東省監獄的入監隊，邵承洛被多次酷刑迫害。在入監隊 16 組，在獄警的縱容唆使下，刑事犯劉書江、江學東等和惡人劉建華、郭來新等前後幾十人惡人經常在邵承洛腿彎中放一根圓木，讓邵承洛蹲後再上下來回滾動。有時用一四方帶稜的夾在腿彎上下滾動，這是極殘忍的迫害。惡人們還一起拔邵承洛胡子、頭髮、眉毛。

邵承洛絕食抗議，惡警指使惡人灌食。邵承洛被強迫坐躺一個鑲牙用的椅子上，後頭緊貼後圓形擋板。兩手固定，兩側上臂也是二個人按住。用開口器將牙挺開，七八惡人用漏斗連皮管膠囊插入食管強行灌食，尤其住院處主治醫鄭劍（刑事犯）邪惡至極，灌食用螺絲刀撬。邵承洛兩個牙被撬壞了，很多法輪功學員被他殘忍迫害。以前，法輪功學員黃敏與劉忠明（曾被打斷肋骨）被鄭劍插皮管時的痛的大叫，鄭劍常自稱沒有制伏不了的。他與打手劉書江同時叫噓，保證讓邵承洛“正常死亡”。青島大法弟子錢棟材就是 2005 年年初送到山東省監獄入監隊，在監獄醫院被折磨的奄奄一息後於 2005 年 2



▲野蠻灌食示意圖

月 4 日死亡的。強行灌食中，鄭劍見邵承洛沒有痛苦的表情，就把皮管反復提插折磨。

◆ 被迫害致腿被打折，頸椎被打傷

邵承洛絕食近 4 個月後，只剩下皮包骨，臀部最後爛的發黑。一天夜里邵承洛在錐心刺骨的痛中醒來，發現惡人把一只凳子四腿朝上，邵承洛被綁在一個兩腿朝上凳子的腿上，臀部潰爛疼痛難忍。惡人又把邵承洛頭猛壓抵（住）兩腿，那木凳窄小放不開兩腳，那骨頭如同斷了的痛。惡人們又拿出幾根圓臘木直徑 5 公分，長有 40 公分左右，放在地上，把他按倒在上邊，膝關節跪在上邊。又拿一根圓木壓在邵承洛腿後彎，惡人們用力下壓。一個惡人又拿了一塊如透明香皂大小的木板，在邵承洛肋骨上用力壓住旋扭，惡人們又把邵承洛架到床，坐在床邊，腿下垂，用電烙鐵在兩腿的膝關節下與踝關節上共烙了四處。

面對惡警、惡人的迫害，邵承洛一直坦然不動、堅定對“真善忍”的信仰。

（接下頁）

日本法輪功學員控告賈慶林

【明慧網】為出席在日本神戶舉行的華商大會而於二零零七年九月十二日到達日本的中共政協主席賈慶林，在華商大會慶典首日的十四日，被兩名日本法輪功學員以「群体滅絕罪」、「酷刑罪」和「誹謗罪」等罪名控告，賈慶林已經是第四次在海外被法輪功學員控告。

一同被控告的還有中共商務部部長薄熙來。賈、薄在江澤民發起的對法輪功學員的大規模迫害中扮演了極其惡劣的幫凶角色。◇



日本法輪功學員國會前抗議迫害
法輪功的兇手賈慶林和薄熙來

诚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

我是青岛莱西市开发区人，今年三十六岁。二零零五年，我患上了肾炎、腰痛、腿肿等疾病。浑身无力、脾气暴躁……我到处寻医治疗，整天吃药，花了很多的钱，但是病一点不见好转。

二零零六年九月份我又到医院去做检查，病情加重，又转化成了肾结石，心情真是遭透了，也真失望了。

偶然的机会，我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之后，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还告诉家人“法轮大法”真相，让家人了解大法，善待大法得福报。我还出去散发《九评》给有缘人看，在人民币上劝三退，让更多的世人们知道天灭中共在眼前，“三退”保平安（退党、团、队）我和女儿也都退出了邪党组织。

十月初，我又到医院去做检查，结果出来一切病症全部消失，这真是让人不可相信。

我又惊又激动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双手合十，感谢大法师父，感谢法轮大法，我会更加努力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讲真相，叫更多得人知道真相，叫有缘人得到大法的救度。 文/姜雪琴



（接上页）

这些酷刑迫害大都是由恶人打手头目（刑事犯）刘书江、江学东、吴加勇、高冠法、张殿龙、姚云霞参与的。经过几个月的酷刑折磨，邵承洛的腿被打折，颈椎被打伤，留有严重后遗症，头痛，手指麻，肿胀痛。胃被插管插伤，至今胃痛。

恶警李伟看强制无法改变邵承洛的信仰，就让打手头目江学东、韩晓磊指使包夹在 16 组专门看管。在山东省监狱监区长张磊光，李伟等恶警的指使下，打手头目江学东（刑事犯）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手段极其残忍。邵承洛刚到 16 组，江学东不但亲手毒打邵承洛，还令犯人用擦厕所的破毛巾扎在邵承洛的嘴上。四个犯人按压，又 2 个专踏的邵承洛脚，二脚后来全变黑了。

邵承洛的家人来了 9 次山东省监狱，只让见了 3 次，每次只有几分钟。今年邵承洛的小儿子考上了大学，家属想带着儿子在开学前见爸爸一面，风尘仆仆的来到山东省监狱后，一个黑瘦的恶警硬是不让见。由于严密的信息封锁，连邵承洛的家人对其在山东省监狱遭受的酷刑迫害毫不知情。

“公家的钱”是谁挣的？

在中国大陆，人们谈话中常常会说：“花的是公家的钱”，“反正是公家钱”，“公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等等，言外之意是，那些钱与个人无关。其实，这是中共邪党话语体系中的一个自欺欺人的说法。



社会财富、国家产是谁创造的？当然是每日辛勤劳动的各行各业的广大劳动者。没有这些人的劳动和付出，人们的衣食住行都会成问题，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可是，在中国大陆，这些劳动者并不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拥有者，占有绝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是极少数中共邪党的各级官员。何清莲等著名经济学家在十多年前就对这一现象做过深入的调查和深刻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财富两极分化、财富的创造者与财富的所有者不一致的现象相当严重。中共邪党的各级官员既不参加社会劳动，也不参与社会管理，却享受着很高的待遇，一张报纸一杯茶，一天工资拿到家。比如各级“党委书记”这个职位就是一个寄生在政府职能部门中的怪胎，他没有具体的工作，也没有明确的责任，他实际上什么都管，什么都必须通过他。再比如一九九九年中共邪党为迫害法轮功而成立的“六一零”办公室，俨然“文革”中“文革领导小组”的翻版，从中央到地方，每个单位都设有办公室和工作人员。他们拥有凌驾于政府职能部门之上的权力，甚至能够超越公检法来决定对法轮功修炼

者的处理，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拥有绝对的权威。

中共邪党把持着绝对的社会财富却不创造财富，那么实际上不就是把广大劳动者辛勤创造的财富侵吞、强占了吗？但是，它不能

告诉你真相，那样它就无法维持其暴政了吗？谁甘心愿意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无理抢夺呢？于是，它造了一个非常亲切、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词——

“公家”，欺骗你说你的劳动成果交“公”了，其实是被它揣进自己腰包了。那个所谓的“公家”是谁？就是邪党自己。它不是自嘲“公仆”吗？

而所谓“公家的钱”其实就是劳动者挣的却被邪党侵吞、强占的那部份，归根到底是老百姓自己的劳动所得。被各级贪官、不劳而获者挥霍的“公家的钱”其实就是每一个劳动者自己的所得，自己劳动挣来的，绝不是邪党的恩赐。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不是“共产党给我开工工资”，而是“共产党从我腰包里抢工资”。◇



歌词《等候》

静静的望着您的眼眸
多想抹去那刺眼的污垢
还原本来的清澈无忧
真相的传单啊
您是否已经细瞅
人生的路啊
终归要自己走

紧紧拉着您的手
不愿见您被邪恶拖走
醒来吧朋友
舒开那紧锁的眉头
前方那岸边的渡舟
正默默的为我们等候
等候……